

庆祝《中国语文》创刊50周年

学术论文集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中国语文》编辑部 编



商务印书馆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庆祝《中国语文》创刊 50 周年学术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中国语文》编辑部编.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4

ISBN 7-100-04055-8

I. 庆… II. 中… III. 汉语—文集 IV. H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25533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QINGZHU 《ZHONGGUO YUWEN》 CHUANGKAN 50 ZHOUNIAN XUESHU LUNWENJI

庆祝《中国语文》创刊 50 周年学术论文集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编
《中国语文》编辑部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4055-8/H·1003

2004 年 12 月第 1 版

开本 787 × 1092 1/16

2004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20 1/4

定价: 28.00 元

目 录

为推进我国语言学的发展做出更加瞩目的成绩	沈家煊 (1)
迎接《中国语文》的第二个 50 年	侯精一 (3)
名词和名词单位的特征及其功能	张 斌 (5)
再论句子结构的分析法	廖序东 (9)
汉语语义结构中的与事	范 晓 (18)
汉语语序的总体特点及其功能解释	陆丙甫 (28)
说“延伸句”	陆镜光 (39)
“也”字句及其相似性等级	邵敬敏 刘 焱 (49)
题元指派与“VP 的”转指的句法条件	沈 阳 (59)
汉语口语后置关系从句研究	方 梅 (70)
“连”字句的焦点与相关的语用问题	王灿龙 (79)
现代汉语地点域和方位域在认知基础上的对立	方经民 (88)
量词“把”的类别及其用法	萧国政 (97)
现代汉语中“什么 N 不 N(的)”格式	张爱民 张秀松 (103)
汉语里的一个内容宾语标句词	刘丹青 (110)
上古汉语己身代词研究	姚振武 (120)
“他”字复指词组的历史发展	卢烈红 (132)
关于方言词的用字问题	詹伯慧 (138)
江苏北部地区方言俗字的考察	苏晓青 (145)
客家方言的反思	刘纶鑫 (151)
再论雌雄动物性别标志的演变	伍云姬 (159)
宜兴(张渚)方言的连读变调	汪 平 (167)
台州方言中的嘎裂声中折调	朱晓农 (175)
福州方言的塞擦音演变考察	陈泽平 秋谷裕幸 (180)
论神木方言的分音词和圪头词	邢向东 (187)
西安方言中非疑问用法的“呢”	兰宾汉 (196)

宋代闽音次浊声母清送气现象	刘晓南 (199)
唐代洛阳诗人用韵考	胡安顺 (209)
吴语“从、邪”“船、禅”混读考	裘燮君 (220)
《婺城乡音字汇》音系与现代婺源县城方言的比较	胡松柏 (230)
论《尚书》联绵词的类型、特点及界定标准	钱宗武 (235)
诗词曲语词续考	王 镓 (244)
50 年来的歇后语研究	温端政 (247)
汉藏语系语言里的一个疑问语素	孙宏开 (254)
汉语对我国少数民族语言接触性影响的类型分析	徐世璇 (263)
关于语言教育的改革	李如龙 (272)
地方书面语中的方言成分	李胜梅 (277)
图画、陶符与汉字起源问题述议	郭小武 (287)
出土战国秦汉文献中的吉祥语	陈伟武 (296)
郭店楚简字词札记	古敬恒 (303)
汉字字集、标准字典与电脑汉字规范问题略论	谭世宝 (308)
附录一:《中国语文》50 周年纪念刊论文	(311)
附录二:庆祝《中国语文》创刊 50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	(313)
编者的话	(316)

CONTENTS

Make more efforts for a great improvement in Chinese linguistic studies	Shen Jiaxuan (1)
Greet the coming fifty years of <i>Zhongguo Yuwen</i> (《中国语文》)	Hou Jingyi (3)
Some problems on the classification of parts-of-speech in Chinese	Zhang Bin (5)
A further study on the approach of sentence structure analysis	Liao Xudong (9)
Datives in Chinese semantic system	Fan Xiao (18)
The overall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word order and their explanations	Lu Bingfu (28)
On incrementational sentences	Lu Jingguang (39)
Sentences containing <i>Ye</i> (也)and its similarity hierarchy ...	Shao Jingmin, Liu Yan (49)
The theta assignment and the syntactic conditions of the transferred-designation “VP-De” construction in Chinese	Shen Yang (59)
The emergent grammar of post-nominal relatives in spontaneous conversations	Fang Mei (70)
On the focus in sentences with <i>Lian</i> (连) and related pragmatic issues	Wang Canlong (79)
On the cognitive opposite of spot region to locative region in Mandarin Chinese	Fang Jingmin (88)
The classification and usage of the classifier <i>Ba</i> (把)	Xiao Guozheng (97)
On the pattern of “ <i>Sheme</i> + N- <i>Bu</i> -N <i>De</i> ” (什么 N 不 N 的)	Zhang Aimin, Zhang Xiusong (103)
On the complementizer in Chinese	Liu Danqing (110)
A study of reflexive pronouns in archaic Chinese	Yao Zhenwu (120)
The development of <i>Ta</i> (他) as an appositive mention to a phrase	Lu Liehong (132)
The problem of Chinese characters for dialectal words	Zhan Bohui (138)
An investigation on dialectal characters in the northern Jiangsu Province	Su Xiaoping (145)

Refection on the Hakka dialect studies	Liu Lunxin (151)
A further research on the gender markers in Chinese	Wu Yunji (159)
Tone Sandhi in the Yixing(Zhangzhu) Dialect	Wang Ping (167)
Greaky voice and the broken tone in Taizhou Wu	Zhu Xiaonong (175)
A review on the evolution of the affricates in the Fuzhou Dialect	Chen Zeping, Akitani Hiloyuki (180)
On the words with de-syllabicated pronunciation and the words with the prefix “圪” in the Shenmu Dialect in Shaanxi Province	Xing Xiangdong (187)
A study of <i>Ne</i> (呢) in non-interrogative usage in the Xi'an Dialect	Lan Binhua (196)
Aspiration occurred on semi-voiced consonants in Min dialects in Song Dynasty	Liu Xiaonan (199)
An investigation on the rhyming written by the Luoyang native poets in the Tang Dynasty	Hu Anshun (209)
On the identical pronunciations between the initials of <i>Cong</i> (从) and <i>Xie</i> (邪), and between the ones of <i>Chuan</i> (船) and <i>Chan</i> (禅) in the Suzhou Dialect	Qiu Xiejun (220)
A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modern the Wuyuan Dialect and <i>Wucheng</i> <i>Xiangyin Zihui</i> (《婺城乡音字汇》)	Hu Songbai (230)
The types, characteristics and criteria to rhyming compound words in <i>Shangshu</i> (《尚书》)	Qian Zongwu (235)
More notes on words in poetry	Wang Ying (244)
The study of <i>Xiehouyu</i> (歇后语) over the last 50 years	Wen Duanzheng (247)
A study of an interrogative morpheme in Sino-Tibetan Languages ...	Sun Hongkai (254)
On types of the Chinese impact on the minority's languages	Xu Shixuan (263)
On the reforma of language teaching	Li Rulong (272)
Dialectal elements reflected in local written language	Li Shengmei (277)
On the relations between drawings, ceramic symbols and the origin of Chinese characters	Guo Xiaowu (287)
Propitious expressions in the unearthed documents in the period of Qin-Han Dynasties	Chen Weiwu (296)
Notes on some words in <i>Guodian</i> (郭店) Bamboo-slips	Gu Jingheng (303)

The Chinese character set, standard dictionary and standardization for the computer-used Chinese character system	Tan Shibao (308)
Appendix I	(311)
Appendix II	(313)
Postscript	(316)

为推进我国语言学的发展 做出更加瞩目的成绩

沈家煊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大会主席、尊敬的江西省的领导、各位同仁：

《中国语文》创刊到现在已经走过了 50 个年头。今天我们来到英雄的南昌城、赣江之滨、滕王阁下，纪念这个有意义的日子，请允许我向与我所共同主办这次会议的其他兄弟单位，表示衷心的感谢，向南昌大学的领导和南昌大学文学院的领导和师生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等一会儿侯精一主编还要回顾《中国语文》这 50 年来所走过的道路。记得 10 年前，我们在北京聚会，纪念《中国语文》40 周年，出版了纪念刊。当时语言所的名誉所长、《中国语文》的顾问吕叔湘先生，近 90 高龄，还为纪念刊撰写论文。在那个纪念文集的前言中，吕先生提到了几个“结合”和“并重”：务实与创新相结合，理论与应用相结合；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并重，借鉴与继承不可偏废。要真正做到这几点并不容易，这几点仍然是我们今后要努力的目标。

在过去的 10 年中，从《中国语文》发表的文章看，我们的语言研究又有哪些进步呢？我个人觉得，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是我们的眼界更加开阔。记得在 40 周年的纪念会上，周有光先生提出，我们不仅要站在中国看世界，更要从世界看中国。这 10 年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进展，跟世界交往的增多，我们在语言研究中也更加注意将汉语置于世界语言变异的范围内来加以考察，从世界语言共同规律的大背景上来观察和认识汉语的特点。对少数民族语言的研究也出现了同样的趋势。第二是从注重描写转变到描写与解释并重。不少学者不光满足于描写语言现象，还想对语言现象做出合理的、科学的解释。从回答“是什么”和“怎么样”到回答“为什么”，这是科学发展的一般规律，也是语言科学发展的规律。当然，要解释还是要以描写的广度和精度为基础，不能为解释而解释，拿理论来迁就事实。第三是汉语研究和少数民族语言的研究进一步结合，汉语普通话的研究和汉语方言的研究进一步结合，共时研究和历时研究进一步结合。要促进我们的研究，这些结合是完全必要的。

我们的不足，在宏观上，我觉得也有三个方面。第一，在严谨务实的同时，我们的理论建设，在理论指导实践方面，与国外的同行相比，还有相当的差距。第二，我们的学者跟世界语言学的主流还缺乏充分的交流和对话。第三，在语言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研究方面，和先进国家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特别是社会语言学还缺乏微观的研究，心理语言学还缺乏语言学家的参与。

最近，中国科学院学部制定了《中国科学院院士科学道德自律准则》，应该引起我们重视。

科学研究都是建立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之上,在此基础上有所发展和创新。因此,对前人的研究工作,应该给予充分的科学的评价。具体说,一篇严肃的在学术刊物上发表的研究性论文,应该回顾并指明与论文结论直接有关的前人的工作,然后再恰如其分地介绍自己研究中的创新之处。对前人重要工作的遗漏,至少体现作者的学术视野狭窄。如果是有意不提,那是缺乏科学道德的表现。现在我们语言学的不少论文,虽然也列出了一堆参考文献,但是,在行文中并没有具体注明出处,实际上还是分不清哪些是前人的工作,哪些是自己的创新。如果说,过去我们与国外学界的交流不够,对国际通行的学术规范和惯例不够了解,那么现在是到了应该有所改进的时候了。

最后,我跟大家一样对《中国语文》的前景充满信心,并衷心祝它在新世纪、新的 50 年中,为推进我国语言学的发展做出更加瞩目的成绩。

谢谢大家!

迎接《中国语文》的第二个50年

侯精一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在《中国语文》创刊50周年之际,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徐州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共同主办,南昌大学承办的庆祝《中国语文》创刊5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今天隆重开幕了。我谨代表《中国语文》编辑部向各主办单位、承办单位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还要感谢光临此次盛会的各位领导、嘉宾,以及出席会议的各位专家、学者。谢谢大家光临南昌,共同庆贺《中国语文》创刊50周年,迎接《中国语文》的第二个50年。

《中国语文》自1952年7月创刊,至今已过去50个年头了。50年来《中国语文》在广大读者、作者、出版者和编辑部同志的共同努力下,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在国内外语言学界产生了比较重要的影响,为促进中国语言学事业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创刊50年来总共出刊288期(1966年6月至1978年5月停刊),发表总字数约三千多万。《中国语文》编辑部同时还编辑出版《中国语文》丛书50余种及《中国语文通讯》(后改名《中国语文天地》)。《丛书》至今还在出版,内容涉及语言学科的诸多方面。其中,《语法研究和探索》就出版了11种。还出版《方言和普通话丛刊》、《少数民族语文论集》等多种专著。

回顾50年《中国语文》所走过的道路,主办者的宗旨始终是服务国家社会、崇尚学术、培养人才、繁荣语言学事业。《中国语文》发表的多数文章,特别是近20年来,在继承中国语言学传统的同时,注重借鉴西方语言学的方法;从汉语事实的描写出发,注重进行理论上的探讨;在静态分析的基础上注重应用的研究。在研究中兼顾中外、古今以及不同领域的沟通。从50年《中国语文》版面的变化,不难看出我国语言学事业的发展与进步。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中国语文》既是学界同人耕耘的园地,也是学界同人沟通、交流学术的重要渠道。50年的光景,幼苗足以成材。令人高兴的是,借助《中国语文》这块园地,不少当年的辛勤的年轻耕耘者,现在已是学界著名的学者。更多的年轻的耕耘者正在这块园地辛勤工作,以期大展鸿图。50年来《中国语文》编辑部在前主编带领下以编好刊物、发现人才、培养人才为己任。通过编辑日常平凡的工作,为刊物造就一批作者队伍,从中也培育、推举了一些卓有成就的语言学家。他们与《中国语文》的学术情结,经历漫长的岁月,至今不仅依然存在而且更加深厚。

借此机会,我们还要向大家汇报,在刚刚结束的第二届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期刊评比中,《中国语文》在众多的期刊中,再次荣获优秀期刊一等奖,连续保持三年前获得的荣誉。此时此刻,摆在我们面前的使命就是要不断开拓创新、与时俱进。在广大作者、读者的支持下,脚踏实

地、兢兢业业地把《中国语文》办得更好，办成高水准的、在国内外深有影响的国际一流的语言学学术期刊。

在迎接《中国语文》的第二个 50 年的时候，我们要更加努力地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 继续坚持求真务实与敢于创新相结合的办刊方针。提倡更紧密联系中国的语言文字实际，这是基础。但是必须突出创新意识，发掘新现象，探讨新问题。现代语言学的发展需要有更多的新的学术研究领域、新的研究方法、新的观点与新的资料。一门学科只有创新才有进步，才能够得到发展。

2. 要逐步拓宽我们的研究领域，研究的视野要从语言学科扩展到语言学与其他学科交叉领域的研究。更好地处理务实与创新的关系、理论与应用的关系、继承与借鉴的关系、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的关系。加强语言学各分支学科的沟通；加强语言本体研究与语言应用研究的沟通；加强现代汉语的研究与汉语历史研究的沟通；加强汉语研究与非汉语研究的沟通；加强国内与国外汉语研究者的沟通。

3. 提倡学术争鸣，积极开展学术批评。学术争论问题要通过争鸣、讨论的方法加以解决，要创造学术争鸣的环境、氛围，注意展开重大学术问题的讨论。不同意见的争论是学术发展的需要。要把不同意见的讨论看作是切磋学问，要争鸣不要抬杠。要充分认识学术争论是学术研究过程中不可少的一个正常的、良好的研究过程。我们要特别提倡心平气和地讨论问题，要建立宽松的学术环境。只有这样才能达到提倡学术争鸣的目的。

4. 积极倡导我们一贯坚持的严谨、崇尚务实的学风与文风。近些年来由于商品浪潮的冲击，浮躁、急功近利甚至弄虚作假的学风有所抬头，对学界颇有影响。一本优秀的学术刊物，要把维护刊物的良好学风、文风，视作刊物的生命。

崇尚务实就要求真。重调查研究，重第一手材料。1984 年吕冀平教授在一篇文章里谈到，丹麦语言学家叶斯丕森那本著名的《近代英语语法》有七大本，光例句就有十几万个。由此可见，重原始材料是所有严谨的科研工作者必须具备的素质。

关于文风问题，吕叔湘先生在《未晚斋语文漫谈》中曾作有七言四句诗一首，诗曰：“文章但愿多人读，何事苦营八阵图。洗尽铅华存本色，画眉懒问入时无。”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不再“苦营八阵图”、“洗尽铅华存本色”的好的学术文章涌现，并以此成为时尚。

5. 重视信息资源。开发信息资源，增加刊物的信息量，更多地及时报道国内外重要的学术活动、学术消息。充分利用《中国语文》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提供多方面的学术信息，逐步满足学界同行的要求。

在庆祝《中国语文》创刊 50 周年的时候，我们更加怀念《中国语文》的几位前主编。上个世纪 50 年代初期的主编罗常培先生，语言所的第一任所长；60 年代的主编丁声树先生；80 年代前后的主编吕叔湘先生，语言所的第二任所长。50 年来《中国语文》所取得的点滴成绩都是和他们的指导、教诲分不开的。他们的办刊思路、敬业精神和工作作风是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我们要以此次会议为契机，更好地发扬《中国语文》求真务实、开拓创新的精神，去迎接《中国语文》的第二个 50 年，为繁荣和发展中国语言学事业做出新的贡献。

名词和名词单位的特征及其功能

张 斌 上海师范大学

通常见到的语法书大都给名词下定义,说“名词是表示事物名称的词”,这里回答了“名词是什么”的问题。正如同回答“句子是什么”,说“句子是交际单位”一样,并没有错。可我们要求回答的问题是“什么是名词”。也就是说,我们要找到名词的特征,以此区别名词与非名词。

名词能充当主语和宾语,绝大多数名词能充当定语(少数不能充当定语如“斤两”、“沧桑”、“高见”、“桃李”等),少数名词能充当状语(如时间词、处所词等)或谓语。这里说的是名词的句法功能,这些功能也并非名词所特有。从总体上看,名词能充当除补语以外的句法成分,但并非所有的名词都具有上述功能。这就是说,名词的句法功能否作为区别名词与非名词的依据。

不少学者认为能受数量词修饰是名词的主要特征,这里有两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第一,概括性不够强。有些名词不但不能加定量的数量词,而且不能加不定量的数量词。例如“府上”、“家兄”、“邪门儿”、“世事”等。

第二,名词的特征即名词性,不但用来识别名词,也要用来识别名词性的短语。关于“他的来”、“狐狸的狡猾”这些短语该如何分析,曾经有不少争论。短语的中心是动词或形容词,可是前边带上了定语,该如何归类?朱德熙正确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他指出整个短语是名词性的,名词性偏正短语的修饰语才是定语。可是,也遗留了一个问题:如何证明这些短语是名词性的?显然,数量词是添加不上去的。

可以认为:名词的特征是能与多数常用介词相结合,组成介词短语。就单个名词而言,有的能与这些介词相结合,有的能与那些介词相结合,无论如何,它们不是只能与个别的介词相结合。有些非名词性单位能与个别的介词(如“通过”、“至于”)相结合。或者说,只有极少数介词能接上非名词性单位,所以,辨认名词时,宜排除这些少数介词。

名词性短语前边也可以用上介词。例如:

从他的来可以知道他已经决定参加这一次的筹备会议。

对于狐狸的狡猾,我们应该有充分的估计。

当然,名词还可以有次类。次类既然属于名词,自然具有名词的特征,既列为次类,也必然有其独特之处。首先我们想到的是处所词和时间词(也合称为时地词),它们的特点表现在:

第一,处所词能作介词“从”的宾语,时间词能作介词“在”的宾语,组成介词短语,修饰动词。例如:“从北京来”、“从前边走”、“在明天动身”、“在年内完成”。(这里的“在”不是动词,“在××”后边必须有动词。)

第二,处所词和时间词能充当状语。当然,能充当状语的名词,不限于时地词,如“电话联系”,“直线上升”、“中医治疗”、“法律援助”等都属常见。双音节时地词作状语时,不但可以用于主语之后,还可以出现在主语之前。(这时是否称之为状语,是另一个问题。)例如:

家里我有一些事情要安排。 下午我们继续讨论这个问题。

如果是这样,那么,像“时候”、“时刻”、“教室”、“学校”、“图书馆”之类不宜划归时地词。

常见的语法书还列有方位词,或与时间词、处所词并列,作为名词的三个次类。或者称之为附类,以别于次类。附类的特点是带有虚词性。关于方位词的虚词性,值得再思考一番。

汉语的方位词,有些学者称之为后置词(postposition),与前置词(preposition 即介词)相对应。英语当中有 preposition 和 postposition 这两个术语,可是并不是两类词的名称。英语的介词及其宾语有些是固定的组合,介词只能前置。至于非固定的组合,有些介词可前可后,视具体情况而定。这就是说,前置或后置只不过是某些介词的不同用法。英语把介词称为前置词,这个名称只代表了它的一般用法。汉语的方位词为什么称作后置词呢?显然,它不是介词的另一种用法,而是与介词相对应的一类词。这种对应表现为:介词是固定前置的,方位词则是固定后置的,其共同点在于附着某个实词或短语。而这种对应的依据是值得怀疑的。

我们先看看所谓单纯的方位词,其中有八个是专表处所的:东、南、西、北、左、右、外、旁。它们前边可以接“从”、“往”、“向”等介词,构成介词短语,这与一般处所名词相同。它们与别的语言单位组合时,并不是定位的。例如:

东	东关	关东	南	南海	海南
西	西乡	乡西	北	北塞	塞北
左	左道	道左	右	右街	街右
外	外国	国外	旁	旁门	门旁

这些方位词用在别的语言单位的前边或后边,语音和语义都没有改变。至于句法功能,前置时修饰后边的名词,后置时受前边的名词修饰,这正是名词的特点。它们是不定位的,并不像介词属定位的单位。认为这些方位词有虚词性是缺乏依据的。

单纯的方位词还有“前”、“后”、“上”、“下”、“里”、“中”,也是表示处所的。不过,它们还有引申的用法,即用来表示时间。人类认知客观世界,在识别空间(用词语表示)的基础上把握时间,这是一种普遍的现象,在汉语里,用一些表达处所方位的词来表达时间,这也是很自然的事。这些词和前边的八个词一样,既可以单用,又可以与别的单位组合,而组合时的位置可前可后。总之,单纯的方位词实际上该属于处所词。其中有部分词有引申的用法。

再看看所谓合成的方位词,指的是在单纯的方位词后边加上“面”、“边”、“头”以及前加“之”或“以”的双音词。例如“面”,接在单纯方位词后边成为“前面”、“后面”、“上面”、“下面”等等。它们不但可以单用,而且可以用在别的名词前边或后边,如“前面(的)道路”、“大门(的)前

面”。当中能插入“的”，说明这里是两个名词组成偏正短语。而且，如果把“大门前面”中的“前面”当作附着于“大门”，那么，怎样看待“大门背面”、“大门侧面”、“大门对面”、“大门反面”呢？“背面”、“侧面”与“前面”有什么句法功能上的区别呢？看来，单纯的方位词也好，合成的方位词也好，都可以归入时地词。当然，单音节处所词不能用在主语前，这正如“刚刚我还见到他”可以说，“刚我还见到他”不能说，这是因为在汉语中，许多单音节词不能出现在主语前边的缘故。

二

名词有指称功能。语句中使用名词，通常是有指的(referential)。不过，包含在短语中的名词，有的是无指的(nonreferential)。例如：

(1) 做人要做这样的人。

(2) 他的老师教得好，所以，他的老师当得好。

(1) 当中前边的“人”是无指的，它包含在“做人”这个非名词性短语之内。后边的“人”是有指的，它包含在名词性语言单位之内。(2) 当中的“老师”都包含在名词性短语之内，可是前边的“老师”是有指的，后边的“老师”是无指的。无指名词代表的概念有内涵而无明显外延。

所谓有指是交际双方明确所指对象，有明确的外延。人们认识客观事物，在头脑中形成概念，用名词加以巩固，同时也使用名词将概念传达给别人。从逻辑的角度讲，概念包括内涵与外延，它们互相制约。从交际的角度看，双方对名词所表达的概念的理解，主要在外延的一致。当然，这不等于说外延与内涵无关，只不过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名词，并不像科学上那样注重概念的本质属性。例如对“人”的理解，可以不从本质属性确定它的外延，黑格尔的《小逻辑》中说人具有耳垂，其他动物没有耳垂，凭这一点就可以把人和其他动物区别开来。模糊语言学家常举例说明辨识对象多使用不精确的词语。例如请别人到会场找一个人，说明女性，中等个儿，短发，穿黑色短裙……这些都不是对象特有的属性，加在一起却能达到明确辨识对象的目的。

名词的指称功能，从实质上讲，就是用来区别事物，不过，这种区别功能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总起来看，有两种不同的指称。一种指称是单纯的命名，也就是使用名词(包括名词性的语言单位)使人直接地亲知(directly acquainted with)所指对象。例如给一个新生婴儿取个名字，这个名字只是一个符号，代表所指对象。某些专名、时间词(如今天、明年)，人称代词(如你、我、他)，指示代词构成的短语(如这个人、那本书)大都有直接指称的功能。离开了语境(包括上下文)，你无法知道“他”是谁，“这本书”是什么样的书。另一种指称是通过描述使人了解所指对象，这一种指称使用的词语，有些哲学家称之为“有定摹状词”(definit descriptions)，可以简称为摹状词。它不但有指称功能，而且有描述功能。例如有人指着地图上某一个圆点说：“北京”，目的只是命名，可以不包含特定的内涵。至于“中国的首都”却是一个摹状词，可以用来指称，也可以用来陈述。于是我们见到这样的句子：

北京，中国的首都。

在这里，“北京”是对话双方的已知信息。“中国的首都”是说话人提供的新信息，也就是提供内

涵。如果颠倒了顺序,说成“中国的首都北京”,却不能成句,因为“北京”这个专名没有陈述功能。这两个名词性语言单位连在一起,外延完全一致,又不成句,通常称之为同位短语。用摹状词与专名构成的同位短语是常见的。再举两个例子:

(1)《阿 Q 正传》的作者鲁迅

(2)世界的最高地区帕米尔高原

此外还有类名加专名的,例如:

(3)天才音乐家聂耳

(4)战斗英雄黄继光

类名着重的是内涵,它的表现形式可以是个短语,也可以是个单词。当我们指着动物园中的某个动物,说它是“熊猫”时,这并不是简单的命名,而是归类。类名有些接近于摹状词,因为它们都揭示出某些内涵,但摹状词有明确的外延,能用来指称个别事物。

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名词的结构简单,内部形式并不复杂,在人们心目中却相当于用短语形式表达的摹状词。所以,有些哲学家认为摹状词有简缩的形式。当然,这并不等于说某些名词是摹状词简缩之后才形成的,所谓简缩,只是说功能上相似而已。例如:

中秋~农历八月十五 元旦~新年的第一天 国庆~开国的纪念日

于是出现了“今天中秋”、“后天国庆”之类的句子。总之,名词性谓语句有下列特点:

第一,主语使用的是直接指称功能的名词,常见的是专名(如“老王上海人”)、人称代词(如“他五十岁”)、指代词组成的短语(如“这张桌子三条腿”)、时间词(如“今天晴天”)、处所词(如“天上一片乌云”)。这些名词要依靠语境才能明确所指对象。

语法书举出“北京中国的首都”作为例子时,是假定“北京”指称某个城市,而听话的人并不知道它是中国的首都。如果对方已经了解这里的含义,这句话就毫无意义了。如果要强调这一已知信息,须用“是”字句,说成“北京是中国的首都”,而且“是”是重读的。

有些名词性谓语句的主语,形式上好像是类指,其实是特指。例如“黄瓜三斤”不是指所有的黄瓜,而且在特定的语境中指称某些黄瓜,可以认为前边省略了“这些”或“那些”。

第二,谓语用摹状词充当,或者使用相当于摹状词的名词。有些句子的谓语形式上是名词谓语句,实际上是动词谓语句。理解时必须添加省略了的动词。例如:

一元(买)三斤。 三斤(卖)一元。

第三,名词谓语句表达的是性质判断。主语和谓语的外延相等,或者主语的外延小于谓语的外延。“他黄头发”之类的句子仍可以理解为主语的外延小于谓语,因为谓语有借代的作用。

参考文献

- 刘 顺 2001 《影响名词谓语句自足的语言形式》,《汉语学习》第 5 期。
吕叔湘 1965 《方位词使用情况的初步考察》,《中国语文》第 3 期。
涂纪亮 1988 《语言哲学名著选辑》,三联书店。
项开喜 2001 《体词谓语句的功能透视》,《汉语学习》第 1 期。
朱德熙 1989 《语法丛稿》,上海教育出版社。

再论句子结构的分析法

廖序东 徐州师范大学

1981年,“全国语法和语法教学讨论会”举行以前,我曾写过一篇《论句子结构的分析法》的文章,发表在同年《中国语文》第三期。^①这是再论。那篇文章比较了句子成分分析法与层次分析法的优缺点,提出了我自己的一套分析法。那次讨论会对《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进行了必要的修订,形成了一个新的系统,即《基础教育阶段教学语法试行方案》。后来人民教育出版社在此基础上,用了两年的时间,经过六次广泛征求意见,六次修改,提出了一个试用方案,即《中学教学语法系统提要(试用)》。^②从此,中学广泛试用层次分析法,高等学校更不消说,早就使用了层次分析法。就年数来说,层次分析法的使用也有二十几个年头了,也该来个总结。

吕叔湘先生生前有个书面发言:“初中,不系统地讲语法,尽早选择重要的语法名目作极简单的介绍,以后以结合作文评改示范为主。高三上学期设选修课《现代汉语语法》,按新体系讲。”^③人民教育出版社语文室编写的初高中《语文》课本就是按照吕先生的这番讲话去做的。初中《语文》第四册,只就句子结构的六大成分“主语、谓语、宾语、定语、状语、补语”作了简要的解释,也无层次分析,且注明不作为考试内容。^④高中《语文》有一段“说明”:“为发展学生的兴趣,拓宽知识面,培养特长,提高某方面的语文能力,拟编写任意选修教材”,其中有“实用语法修辞”一种。^⑤这样,初中只选讲重要的语法名目,高三设选修课,注重实用,不选则可不修。这样处理,实际上就是淡化中学的语法教学。

为什么在中学里要淡化语法教学呢?个人认为中学的语法教学越来越繁,繁而无用,不如不讲、少讲为好,免得让学生记一些毫无实用的知识。

王力、吕叔湘两位先生是被邀请参加过1981年在哈尔滨举行的“全国语法和语法教学讨论会”的,在会议的开始和终了都发了言,但讲的都是怎样建立教学语法体系,以及好的教学语法体系应具备何种条件的问题,对句子结构的分析——句子成分分析法和层次分析法两种分析法孰优孰劣,哪一种最适用于汉语教学语法的分析,根本就没有明确的表态。只有朱德熙先生在发言中表达了语言分析一定要进行层次分析的意见。他说:“所有自然语言的语法构造都是有层次的,层次性是语言的本质属性之一。既然如此,进行语法分析就不能不进行层次分析,层次分析是语言分析的一部分,是进行语法分析不可缺少的手续之一,不是一种可以采用也可以不采用的

方法。”朱先生的发言后来整理写成《语法分析和语法体系》一文。^⑥照朱先生的话说,英语也是有层次性的,可是英语的教学语法,我们通常所见的,并没有层次分析的内容。

诚如朱先生所说,自然语言都是有层次的,但作语法分析是否要作层次分析呢?像英语这种语言,词是有形态的,哪个词与哪个词发生关系,是有形态作为依据的,作层次分析好办。但实际上,英语的教学语法,作语法分析时也并不一定要作层次分析。在这次讨论会前,已有不少同志在语法教学上作过层次分析,会后作层次分析的同志就多了,有的汉语教材就把层次分析写进去了,供学生学习。那么层次分析有没有问题呢,我看是有的,有不少问题。

层次分析也称直接成分分析法,是美国结构主义学派布龙菲尔德(Leonard Bloomfield)等人创立的,层层二分,每次切分都得出两个直接成分。正确的切分要符合三个条件:

第一,切出来的两个直接成分,都必须有意义。

(1)这是一本有趣味的书。 (2)春天的景色真好。

例(1)不能在“是”后、“有”后切分。例(2)不能在“春天”后、“真”后切分。

第二,切出来的两个直接成分要能搭配在一起。例(1)在“这”后切分,例(2)在“景色”后切分。切出来的两个直接成分都能搭配起来。

第三,切出来的两个直接成分,搭配后要符合句子原来的意思。例(1)、例(2)切出来的两个直接成分搭配起来能符合原句的意思。这种切分是合乎要求的,也就是完全对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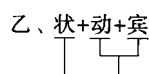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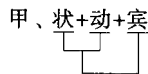
二

但汉语句子分析,自50年代、60年代引用层次分析法以来,多有不符合上述要求,而勉强切分,硬切分。下面举些例子来谈。

第一,“状+动+宾”结构的切分

(1)实在不能表达我内心的激动 (2)非常热烈地参加这次庆功大会

这两例就有两种切分法,一种是在“表达”、“参加”后切分,另一种是在“表达”、“参加”前切分。图示如下:



两种切分都合乎上文所说的切分条件。哪一种对呀?看来只能说都对。这种最常见的语言结构竟有这样不同的切分!现代汉语教材大部分都采用乙式,但采用甲式的也有。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10月出版李嘉耀、李熙宗编的《实用语法修辞教程》中的例子:

每个大学生都应该学习各门课程。

